

理

學

宗

傳

理學宗傳卷之三十二

張興泰

容城孫奇逢

門人耿振采全編

明儒考

何文定公塘

塘字粹夫懷慶武陟人弘治辛酉鄉試第一壬戌進士由庶吉士歷官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謚文定學者稱爲柏齋先生生而端凝不事嬉戲人謂爲癡兒七歲時入郡城見家有彌勒佛塑像乃抗言請去之

人皆大駭十九以聖賢之學自勵嘗聞許文正薛文清一言一行或得其遺書則欣然忘寢食官廡吉士時閣試克已復禮爲仁論有曰仁者人也禮則人之元氣而已見侵於風寒暑濕者也有人能無爲邪氣所勝則元氣復元氣復而其人成矣識者謂與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相同逆瑾竊政一日贈川扇于諸翰林有入而跪見者塘獨長揖瑾怒不以贈受贈者復跪謝塘正色曰何跪而又跪也瑾大怒詰其姓名前對曰修撰何塘知必不爲瑾所容乃累疏致仕後瑾

誅復原職以經筵綱犯忌諱調同知開州修黃陵廟
隄岸成晉東昌府同知卽乞歸肅皇帝嗣位起提學
山西以父病不果再起提學浙江敦本尚實士氣丕
變未幾晉南太常少卿與湛甘泉郭杏東修明古太
學之法學者翕然宗之歷工戶禮三部侍郎晉掌南
都察院事竟不就是時南有王陽明北有許函谷皆
以道學名於時塘獨默如日事二親躬菽水率子姓
後進以修孝弟忠信非義一介必嚴兩執親喪皆哀
毀瀕死若不能更生門人請梓文錄曰聖賢之道昭

在六籍如日星後學愧不能知而行之自宋以來儒者之論方苦太多此吾之所深懼也家居十餘年薦二十餘疏嘉靖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夜半有星隕於郡城西流光如晝是夜疾革七十歲有柝齋集十二卷行於世儀封張崗曰問諸先正有言明興一百年惟河東薛文清爲篤行醇儒然克守文清之典型者粹夫也及閩中林對山常言嘗柝齋時以學名者皆務爲高論以爭相陵駕惟柝齋不言而躬行及關中馬谿田却謂公家君時東南學者入于達磨之

門更相傳習相濟力距而剛之以此觀之若吾人實
行不修而徒喋喋然與人角是非同異之辯誠多言
矣

儒學管見

或問儒者之學曰五經四書之所載皆儒者之道也
於此而學之則儒者之學也問其要曰莫要於大
學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
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請問其指曰人
之有生莫不有身焉亦莫不有家焉仕而在位則

又有國與天下之責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莫不有道此則道之實體也具此道于心神性情之間明德也行此道於家國天下之際新民也明德爲體而實見於新民之用新民爲用而實本于明德之體蓋內外合一者也而莫不各有至善之所當止焉然斯道也非知之於先則不能行之于後故聖經有知止能得之訓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大學之要指也請問其詳曰人之生也莫不有心以爲此身之主念慮恐懼

好樂憂患皆心之用也情也其未發則性也方其未發也必廓然大公無所偏倚心之本體方得其正一有偏倚則不正矣此善惡之根也或曰朱子謂心之未發如鑑空衡平無正不正之可言必其既發則正不正始有可見故章句謂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今乃謂未發之時心已不正何也曰心之正不正雖見于既發之後實根於未發之前如鑑之不明衡之不平雖未照物懸物而其體固已不正矣至於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則

修身章內親愛五者之偏正指此而言所謂已發而爲情者也若謂正心傳內不得其正卽指已發則修身傳內五者之偏又何指耶朱子章句蓋一時之誤也其以正心次誠意之後何也日意不誠者明知善之當行而不能行明知惡之當惡而不能去蓋自欺之小人也又何暇論其心之正不正哉其或誠於好善而惡惡矣而氣稟識見之偏心有未正則接人處事之際往往隨其所偏而發不復加察則雖誠於好善惡惡不免有時而失理此

則君子有所不免誠善心之後繼以正心蓋欲其涵
養省察使其心未發之時無少偏倚感物而動之
際又加察焉使情之所發用之所行無一不中乎
理此則儒者之極功而聖人之能事也然五者之
情各行于接人處事之際接家人國人天下人蓋
無不然也而所接莫先於家人故於修身齊家傳
內發之非謂接他人不然也情之正者善也不正
者惡也行於家則有孝弟慈焉有仁讓焉善也不
孝不弟不慈貪戾惡也行於國則有事君事長使

衆之道焉有與仁與讓之教焉皆善也反乎此者
惡也行於天下則有與民同好惡者焉不備利者
焉善也好惡徇一己之偏者焉專利而病民病國
者焉惡也格物致知云者格修齊平治之道而真
知孰善孰惡者也誠意云者行修齊治平之道誠
行其善而去其惡者也至于天下之治亂天命之
得失則善惡之效而為世之勸戒也此儒學體用
之大全也

或曰中庸語孟五經何如曰中庸與大學相表裏者

也然詳於善而畧于惡有所勸而無所戒故視大學爲緩語孟則或因一人一事而發五經各自一體亦多因一人一事而發非統論也學者誠能於大學而有得焉則三書五經所載者孰爲修身孰爲齊家孰爲治國乎天下孰爲通論可以一貫而無遺矣儒者之學豈復有他蘊哉或曰論學可矣如爲政何曰學與政非二道也學以政爲大餘小節也天下之政總於六部以大學之傳考之乎天下之用人吏兵之政也理財戶工之政也治國興

仁讓之善則禮之政也而禁貪戾之惡則刑之政也然國與天下一也傳者特就其遠近大小而互舉之耳實則無二道也吏兵之用人能同天下之好惡而不徇一己之偏戶工之理財能節用愛人而不爲聚斂之計禮刑能興善而禁惡則謂之賢公卿有司可也本之以大學之道而行之以國家之法爲政之道思過半矣嗚乎此儒者之正學也或者乃舍而不由其徒從事於記誦詞章者旣不足道而所謂道學者又多用心於性與天道之間

及存心養性之說名雖可觀實則無補其可嘆者
多矣功倍於小學而無用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宜
朱子之太息也

公生乎不屈逆進退有禮耶列文學科其詩不
必法唐文不必法漢議論依歸宋儒殆所謂躬行
君子也不事著述且不欲梓其文錄謂自宋以來
儒者之論方苦太多吾之所深恨也斯有道之有
與說者謂當以閔冉無所著作想公闢然自修經
表暴之意此爲已之儒也

崔文敏銑

銑字子鍾一字仲冕父陞叅政以清著銑資稟穎敏
誦覽絕人弱冠舉鄉試入太學與四方諸名士秦偉
馬理呂柟寇天叙馬卿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毋
慕高虛毋溺訓詁其志毅然以沫泗爲師弘治十八
年舉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修敬皇實錄同考會試
宰執託私其子銑拒之逆瑾竊政銑見瑾不屈瑾怒
欲加以罪其黨張綵曰北方賴此人倡古學挫抑之
不可實錄成瑾矯旨以練達政務爲名出翰林諸臣

於外銑訓南京稽勲主事益約名流講評經史瑾誅
召還職時輔臣以文藝籠絡縉紳漸成風致銑上書
勸以及時悟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
千餘言時論避之經筵進講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議
頑戒逸豫爲勸時權倖錢廖輩在側大銜之九年考
績陞侍讀以疾告歸作後渠書屋董畊授徒意泊如
也世宗卽位起修武廟實錄仍克經筵講官擢南國
子祭酒銑開誠心崇正義闡經學正文體獎傳彥懲
遊惰日衣冠坐講堂諸生朝夕問難響答不倦且周

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大悅甲申議大禮有秋引銑
爲助者耻于党附拒絕之乃抗疏勸上勤聖學辨忠
邪以回天變自分必得罪遂致仕歸遠近從學者衆
銑教以研經飭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
論學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家
居十六年杜門著述日坐不二軒非聖人之志不存
非翼經之文不閱朝臣多引薦者愈自晦約己亥皇
太子在慎選宮僚起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尋轉南
禮部右侍郎都御史王暉言何容朱家恭爲帝祖鄉

宜表揚銑當覈實乃執議曰皇明興王之基失實爲
罔墳址荒唐莫可憑據事乃寢明年秋入賀聖節過
家疾作遂請致仕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文敏
銑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無世俗依阿態鄉人擬之程
伊川所著有松窩齋言中脩凡大學全文政議士翼
讀易餘言鄴郡志洵詞及剛定二程遺書中說考晦
巷文抄文苑春秋諸書行于世

語錄

禮廢之上
非傳於立

言古人以

伊川擬之

始下逮

圖象繁而易荒矣小序廢而詩蕪且淺矣左氏輕而
春秋虛矣喜新變古君子不樂乎斯焉爾

諸子賊乎文者也六朝賊乎詩者也無與忘賊乎學
者也夫芻豢天下之至美也王公食蕪則以爲大
美夫莊也列也佛也申也韓也沈也謝也宋賢闕
而廢之矣今獵之以爲奇珍之以爲重眩視發聞
六經又晦矣哉

士子好高也有三欲焉一日匿二日譽三曰便夫不

事事則中之真偽混矣非匿乎迹竒取慕事常取
忽非譽乎而懸則人莫測也高則人莫階也然後
操縱由己非便乎然久則不可掩夫子示學曰主
忠信而已矣

或曰周正改時與月乎曰改子嘗思之矣有至理存
焉春夏陽也陽生于子而極於巳秋冬陰也陰生
於午而極于亥夫行夏之時夫子之謙禮也春王
正月夫子紀事之文也禮有因革事無增損是非
乘存數之在人若曰夫子裁其冬而首春則弑君

變古者何以易其文哉

程伯淳得仁之公者也程正叔得仁之正者也張子厚得仁之勇者也司馬君實得仁之質者也

至哉夫子之教也使人事事而道存焉孟子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條目不具奚以求心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其存心之方乎夫心火屬也火麗物而後有形心宰物而後有造異端之言異焉曰靜則心定而理自見無待乎學矣是猶舍耒耜而言耕也不

能是非學者之所患也學之患有三日輕日疏日弱輕之失殆疏之失終弱之失廢

中人不怠可以寡過老而懋學謂之有終

知之斯果行行之斯真知夫帝都之盛賢愚皆聞之問諸人考諸圖參伍比量以求實不若身造而觀然後心說其盛矣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觀也會其所可致觀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卽思覺之卽截或澄心以究理或舉聖學久之則定

矣

學者改過追索其勛念之故而除之斯不萌於再
讀經見之行事因以驗其經言是故卒至不駭可以
御變矣邇言不狎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
大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

問者曰程氏夫子有遺書矣子述程志也何居銑曰
伐偽存真也高虛者異端則然學者附之斯惑人
之嚮使二夫子之道滑其游謝之罪與鮑氏而下
何謙焉是故夫子之道仁也敬其業也銑竊取鄰

刻節傷紀
四字有無
精思見者
身化之

氏門人之意曰志欲爲孔氏其必由是而基惡乎
繆問者曰何以法純公曰言取其達行取其仁
夫靡文蔽理刻節傷恕至哉夫子之學也經無故
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循者性仕不以能見諫
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忘已而繫衆譬者贊其忠
信頑者說其德有宋以來斯人而已問者曰何
以法正公曰夫正學至宋而支是故易舍文而浚
盡治外道而衍數學畧敬而飭文心離事而求體
道析於理氣煩訓散經約哉夫子之學也釋經不

泥見竒不問敬者合內外之道也理性卽命至矣
一天與人也是故可貴可賤可離矣非君子其孰
能之

文敏謹守程朱之學品行自無可議獨於子靜陽
明必以爲禪學爲異說則刻矣夫二人者且不必
論其學術荆門之政有體有川寧蒸之事拚九死
以安社稷吾未見異端旣出世而又肯任事者也
未免爲傷

傷

公同時有唯州魯惺菴邦彥學術純正風節最著
所著有古本大學解惺菴語錄惜未得見

呂文簡公栢

栢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學者稱涇野先生資性穎悟
提學馬中錫異其文收入縣學尚未總州卽志聖賢
之學危坐朗誦小屋中祁寒酷暑不踰戶限已受學
孫行人昂充然有得督學楊遠菴王虎谷拔入正學
書院辛酉年二十三中鄉試明年下第卒業成均興
三原馬伯循秦世觀榆次寇子惇安陽張仲修崔仲
見林縣馬敬臣講明理學習古冠婚士相見禮孫行
人歿爲之服衰戊辰中會試第六人廷試擢第一授

修撰逆瑾竊政附之者驟遷顯秩公雖同鄉獨不往
且却其賀瑾不能堪又因西夏構論上疏請上入宮
親政事庶禍本潛消宗社可保瑾更惡其直欲殺之
遂與何栢齋相繼引疾去遣官校偵其過不得至半
途返抵家數月瑾誅杜門力田養親若將終身科道
交薦乃起供舊職上勤學疏謂文王緝熙敬止誠和
萬民斯享臺沼之樂元順帝廢學縱恣太祖一舉而
取之可爲深戒或讓其過直公曰昔黃山借秦爲喻
文帝尚能用之矧主上明聖遠過漢文吾獨不能爲

賈山乎疏上蒙嘉納以乾清宮災復應詔陳言六事
其遣去義子番僧取回鎮守太監尤人所不敢言以
言不行復求退秋父病侍湯藥衣帶不解及歿葬畢
廬於中門外自成服至祥禪斟酌損益各有儀注鎮
守太監廖鎧賻以金幣立却之客有托交游以三百
金求書公峻拒之曰人心如青天白日奈何以禽獸
相視也客慙而退都御史盛應期御史朱節熊相曹
珪累薦適世廟入繼大統首召公遂憮然有用世志
壬午修武廟實錄上御經筵常進講是日值仁祖淳

皇后忌辰口奏宜著慘淡之服罷酒飯之賜朝論羸
之疏勸勤學以爲新政之助畧曰學貴力行而知要
帝王之學與帑布不同須克己慎獨上對天心親賢
遠讒下通民志太平之業可不難致大禮議興意見
與時不合復以十三事自陳議者謂大臣宰執之職
不宜引爲己責因下詔獄尋謫解州判攝行州事恤
貧獨減丁役勸農桑築隄以護菑池開渠以興水利
行呂氏鄉約及文公家禮察孝弟節義者標題其門
求子夏後訓諸學宮建司馬淵公祠隣近及遠方學

者日衆御史爲開解梁書院以居之擇民間俊秀子弟習小學民俗士習翕然改觀居三年御史盧煥等累薦稱其王佐才陞南宗人府經歷士民無慮千數哭送河干陞南考功郎尚寶司卿吳楚閩越士從者殆百餘人陞南太常少卿太廟災乞罷黜答天戒不允陞北祭酒敦禮讓勤講習稍不率者卽繩之以法有以敷教在寬規者日寬非縱肆乃日刮月削而不責效於旦暮間云耳然日敬敷則曷嘗不嚴古稱師嚴道尊道尊而民敬學公立教皆躬行以率之以正

心修身忠君孝親爲木病者醫之死者賻歸之間取
儀禮及爲詩樂圖分日講解識者以爲自宋吳李奎
四祭酒外鮮見其比陞南禮部右侍郎同諸公卿謁
孝陵衆將著緋公曰望墓生哀宜著青衣角帶衆從
之署吏部薦文武士可備將相之選者數人上將躬
視顯陵累疏勸止不報值天變遂乞致仕歸年六十
四卒高陵人爲罷市者三日解梁及四方學者聞之
皆設位持心喪計開上轍朝一日賜祭葬公雖官三
品履仕途三十餘年室無媵妾家無長物門人

數十年未嘗見有偷語情容有疑陽明之學者則曰
講其學而行非勿信可也不講其學而行是信之可
也有劫其泉之學者則曰聖君在上賢臣在下豈可
使明時有偽學之禁有問朱陸之學者則曰初時同
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
源其致一也所著有四書因問易說翼書說要詩說
序春秋說志禮問內外篇史約小學釋寒暑經圖解
史館獻納宋四子抄釋南省奏稿涇野詩文集

學者須有一段高明廣大之意方能容納群言折
衷聖統公于朱陸異同王漢學術千萬人之疑端

紛紛聚訟無已時者平平數言各歸無事此其識
度過人遠矣文成之學與公獨尊所聞行所知屹
然不變而其言如此其不覺同伐異益見學力之
深

羅文莊欽頤

欽頤字

號整菴江西泰和人官吏執事尚書傳錄

困知記

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咏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堯典有知人之道四闢訟一也靜言庸違象恭二也方命圮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以知君子監訟與圮族皆所謂剛惡也靜言象恭

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卽此三者亦可以概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士。然能使頑父歸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甚盛德其孰能之。堯典所載曆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舉若此。所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

春秋殊未易讀。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偽。如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質許止三事。可謂篤信聖經而不惑于三傳者矣。及胡文定作

傳則多川三傳之說而不從歐公人之所見何若是之不同耶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窺測然求之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虛心易氣反覆潛玩勿以衆說汙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不容掩然或失之誣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爲據乎竊謂歐公之論恐未可忽舍程子兩言亦無以讀春秋矣

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爲象也不一而理亦然然究而論之象之不一誠不一也理之

不一蓋無往而非一也故曰同歸而殊塗一致而
而百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爲完備
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
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
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倪焉而伏也

無元公

周子太極圖說篇首無極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釋可
無疑矣至于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語
愚則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

陰陽果二物乎其爲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
各安在耶朱子終身認理氣爲二物其源蓋出於
此愚也積數十年潛玩之功至今未敢以爲然也
嘗考朱子之言有云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若
然則所謂太極者又安能爲造化之樞紐品物之
根抵耶惜乎當時未有以此說叩之者姑記於此
以俟後世之朱子云

張子正蒙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
二物其求之不爲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

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于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生之不亾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

爲有有此物卽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
物卽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亾者耶若夫天地
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
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
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
交涉謂之不亾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
是個大輪廻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誤如此

魯子易箒仁也子路結纒勇也恐未可一而視之
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

程

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于數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爲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大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者云賢者某如此某然用功夫蓋必反身而誠斯爲聖門一貫之學耳

理須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爲理便不是此處間不容髮最爲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默識之只就氣認理與認氣爲理兩言明有分別若于此看不透多說亦無用也

或問揚龜山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
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卽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
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日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
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
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說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
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
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
不是懸空立說須于細體認可也

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儘有人儒道之

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時
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于朝廷而達之
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而
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山博而
約蓄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之
鉅儒哉棄周勃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惜
也

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一

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

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
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
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
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
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
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
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
自悞者也自悞已不可况悞人乎

吳康齋之志於道可謂專且勤矣其所得之淺深無所考見觀其辭官後疏陳十事皆組織聖賢成說殊無統紀求之孟子反約之肯得無有未至乎其辭官一節真足以廉頑立懦察其初意亦非以不屈爲高蓋欲少需歲時有所獻納觀其合否以爲去就之決也但當時事體殊常形勢多阻淺深之際斟酌爲難諸老所以不復堅留其或有見而康齋之決去所得亦已多矣寒齋瑣綴錄記康齋晚年一二事雖未必詳然好學如康齋節操如康齋

何可多得取其大而畧其細則君子之道也

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
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
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
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于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爲縫
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耶蓋文清於
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窒礙也
夫理精深微妙至爲難言苟毫髮失真雖欲無窒

理學集卷之二
三
碍而不可得故夫子有精義入神之訓至於入神
則無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則既竭
焉嘗竊以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便是散之
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造化之消
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是分明並
無窒碍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不識知言之
君子以爲何如

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
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乎動於天下後世之

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此言而已大抵能至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爲學之日

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餐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余言其爲學本

未固以禪學目之胡做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
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整菴學有所窺力能孤往其十疑未必盡信然意
在忠告非影嚮浮游之言存之以備參考
用知錄於諸大儒皆有所疑而攻于靜特其竊訛
之及蕭推後梁與整菴書曰今之論學者有右象山
表慈湖小程氏斥文公則守程朱之學者無怪言
之激而求之深也

尤季美公時熙

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嘉靖壬午領鄉薦受學于王文成之門人劉靖川尊信師門良知之說授戶部主事榷稅濟甯開導以母老乞養里居三十年遠近學者宗之號曰西川先生常言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更是妄也又曰講學是解縛之法有世俗縛有賢傳縛有聖經縛有師說縛有意見縛皆是名利做根解得此縛纔是學此師門宗旨也後御史董定策薦曹端尤時熙孟化鯉於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六

朝曰古人以學爲實今人以講學爲名若臣鄉三賢
皆務實也其門人孟津李根能崇師說官至僉事

語錄

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心地須常教舒暢歡悅若鬱惱必有私意隱伏禮曰
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許之心入之者正謂此
也便當覺破

毀譽皆是切磋之資譽者指我以前途毀者告我以
險阻

不求自慊只在他人人口頭上討個好字終不長進
人雖下愚亦能自覺不是只是不能自改遂日流于

汗下聖愚之機在此不在稟賦

不要因一兩事過失便放倒不顧亦不可以二三事合理便自足古人許人改過戒人自足

人有過失爲人所攻雖知改悔又以不得爲完人自阻仍復放縱此只在聲名上見不知性無加損若能真改完人卽在

吾人爲學大抵猶是近名故于人不知已處不能其受常有表白之意又恐形迹疑似是以損傷名節故于事多躲閃修補雖所當爲亦多避嫌不敢承

恐傷名節
事多躲閃
自爲明是
好不是也

當此病根甚深

世俗人見有過則爭毀之又從而粧綴以誣之見人學好則爭笑之每加誹謗此皆幸災疾善之心學者專於自治常見自家神明澄湛在此則於世俗此等病痛不沾染至間毀譽加于吾身皆當自省譽則勉以副之毀則自磨自勵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自然譽無過情毀不終熾且能體悉世人之見故欲作好作惡乃是習染所爲使其稍肯自省豈其如此

地亦通稱

凡人有向善之心而又使人怵者多是自己勝心浮
氣有以致之且如講說事理或論文說書稍有所
見卽思壓人或是挾知故問人言未畢卽申己意
此等處雖善亦惡也又或被入規警不肯認過改
悔委曲輾轉尋路出脫則是彼有愛我之心我反
拒之以此交人人誰容乎必須虛心平氣謙已下
人求益不求勝可也

須時友古
人方能友

爲學全在擇友若無可交寧是獨處在書冊內尚友
古人可也不可妄交然亦不可因此却起憎惡之

一國及天

念須是沉愛衆而親仁

前輩讀書少見一句行一句今讀書多却不行是爲
侮聖人之言

古人讀書至於培植此心灌溉真機故一番看一番
新若只解說文義一過成故紙矣

聖人不作學者遂無師乎人孰無知大知覺小知小
知覺無知期以共明斯道可矣似不當以師自處
也

人必實心爲學然後有可商量狂狷雖非中行却是

實心爲學者故聖人思之鄉愿只是周旋世情不是實心爲學故聖人惡其亂德

未悉人言而輒伸己意此學者通病此病卽在未悉輒伸之間不在議論是否處

衆人之蔽在利欲賢者之蔽在意見意見是利欲之
塵

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窮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安禍之源也不善則心必不安不安禍之源也天下事皆起於心善惡禍福之理宜于此求者

變化氣質
須在靜中
工夫

經權一也經卽權權卽經權字不必聖人事有輕重酌而用之卽是權亦是經不酌輕重何以應事

大凡人只有德性川事與血氣用事兩路便分君子小人古人學問之道只是變化氣質靜坐是搗其巢穴之法撮根換過

人品有上下道理初無上下人品之上下亦存乎志而已矣所謂幾也

聖人言功夫不言道體功夫卽道體也隨人分量所及自修自證若別求道體是意見也

分殊只理一學者泛應未能曲當未得理之一耳
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此是濂溪諸
儒直接孔門命脉處至於言道或有未精正賴同
志繼續發明期以共明此道可也若置偏私於其
間則失一體之意亦恐非諸儒之心

是補後人
能繼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爲紛
更是妄也

聖人通天下爲一身其于爲善曰位天地育萬物其
戒爲惡曰禍天下及後世不以一人一時論也

諸子是摹倣孔子顏子是學自家

吾道一以貫之貫該貫也言吾道只是一若謂一以貫萬是以此貫彼是二也道一而已萬卽一之萬也

子路之學在事故唯恐有聞顏子之學在心故語之不情子路在萬上見顏子在一上見

近談學者多說良知上還有一層此言自靜中端倪之說戩之夫良知無終始無內外安得更有上面一層此異學也

舍見在乍見皆有之幾而另去默坐以俟端倪此異

學也其不至於外人倫遺物理者鮮矣

道理只是綱常倫理愚夫愚婦皆可能的乃是家常飯

舍却見在職分只晉推原道理起處此晚宋談學之

弊也

西川要語一編最喚醒人世以爲傳陽明之學愚謂陽明之致知非陽明之致知孔子之致知也紫陽之窮理非紫陽之窮理孔子之窮理也總不謬於孔子而已矣何至相抵牾乎水火乎卽如格物之說紫陽而在亦可以商賈共信大道爲誼友爲功臣豈不可由也不管不說於夫子乎如做見存

是哉子之迂等類夫子雖折之未嘗不重其人曰
志意不立子路何至以朱陸同異聚訟於生脩
朱王同異又據訟于身後哉皆緣不明於學者助
之波耳失紫陽意

中州有兩路學脈月川尺寸不失朱紫陽西
川字字句句不失王陽明是皆深造而有得者非
剽竊也

鄭端簡曉

曉字室甫別號淡泉其先開封人遠祖從來高宗南渡始家海鹽少有異質十歲卽能通經傳子史父數指古今人賢不肖事誠之曰汝他日當爲此不得爲彼故自少至老毅然必欲爲君子不以毀譽利害動心嘉靖壬午舉浙江鄉試第一明年中會試學士中峯董公力薦之政府亦夙知其名曉竟不一謁尋授兵部職方主事日取故牘閱之由是盡知天下阨塞與其士馬虛實強弱之數大司馬蓉溪金公屬撰次

九邊圖誌三十卷人爭借其草錄之甲申議大禮杖
闕下乙酉大同卒殺其巡撫當事者請宥之曉抗疏
以爲不可丁母憂服除補武選尋丁父憂家居八年
世宗特詔起調考功逾年始至夏貴溪罷相有詔考
察臺諫分官意在去異已者曉更黜其所厚若干人
癸卯分宜于世蕃以治中求爲尚寶丞曉謂非故事
不聽分宜益怒密疏抗上市恩詔貶和判判官而世
蕃遂遷尚寶司丞矣至和日夜治民事訪諸所欲惡
次第罷行之民大悅未幾遷太僕少卿鴻臚光祿太

常卿癸丑遷刑部右侍郎甲寅改兵部兼僉都出撫
鳳陽會倭奴入寇江南北運道爲梗上下憂之至鎮
勵將士選民兵集鹽場之壯勇禦之於通泰襲之於
如皋擊之於海門搗之於呂泗圍之於狼山斬首九
百餘級賊震恐遁去東南賦四百萬石歸輸於京師
無後期者又築三里閘以通漕渠開湖楸以興水利
淮以南迄今無水患分宜以舊念抑之僅擬資子加
俸曉素以文學聞海內擢然若不勝衣而出撫以武
功顯人益知其不可測乙卯遷吏部左侍郎尋遷南

京吏部尚書未發世宗以其知兵特旨留爲右都協理戎政奏罷諸軍之役於工作者衆咸感奮戊午改刑部尚書會大司馬虞坡楊公總督宣大時議謂宣大重鎮欲留楊久鎮北門固上疏還楊本兵則九邊將帥咸得人恃以無恐寧獨宣大邪乃詔楊還本兵曉還刑部奏論錦衣所治獄多失實而五城御史受民訟非制旣又謂王直於法必當誅留都亂卒漸不可長劾分宜張紳董傳策與時來不可罪諫立儲郭希顏不可殺薊鎮剛廣提督憲臣王抃阮鶚悞事之

失不必深求成與否宜議不合時御史鄭存仁者善
揣時宰意妄以蜚語中之而脫跡逃故事甚悉分宜
不能奪乃中搆落職性儉朴尤審於辭受丙寅秋病
卒子履淳等訟誣於朝詔復其官穆宗改元賜祭葬
贈太子少保謚端簡庶一子入監讀書淳舉嘉靖壬
戌進士歷尚寶丞曉爲學雖主用世而於性命之說
義利之辨咸能剖析精微宜規堂與華亭徐公謂其
持論正而不迂嚴而不刻剛而不激高而不亢與唐
馬周陸宣公抗衡真知言也所著有吾學編古言今

理學宗傳

卷之二十二

言大議諸經解行於世

古言

乾象見文王造周之德坤象見文王事殷之心

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雜又議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于漢儒者十七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宋儒議漢儒太過近世又信宋儒太過今之講學者又譏宋儒太過

朱子言文中子論治體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
仲舒而純不及余謂文中子本領純粹得聖學正
傳過董仲舒遠甚朱子又言退之原道諸篇非通
所及亦恐未然退之文人何敢望文中子文中子
前有孟子後有周子餘皆不及也

慎勿爲才所使必欲用世苟文若身名俱喪爲何只
爲愁不住這一段才或與徐庶皆事操庶不露其
才得脫去頭才露欲去不得三國人才孔明之下
卽文若文若優於公瑾孔明高於文若處只在躬

耕南陽不遇先王不相從耳先王本漢宗人獻帝
衣帶中密詔禪位稱爲帝室之胄文若亦知之爾
不能舍操歸劉可恨也齊丘穆之豈能伯仲文若
朱陸之學本不同余不知學亦未知孰是禮哭師哭
友各有其處朱子帥門人詣佛寺爲位哭子靜斥
爲禪學也趙東山贊子靜云儒者曰汝學似禪佛
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一
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

味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爲邦之才其爲言辭政事不優于宰冉乎求予言行不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二子於殿上改求予廡中

論語中聖人答爲仁之問惟克己復禮章是求仁哉截工夫其告仲弓子貢樊遲諸子皆隨機應答接引語所謂因才而篤也克己復禮無他只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已此工夫最易最難非是去了非禮別有一禮已禮一也禮在已中已在禮中已去則

禮之義士
學之求賢
著卜之義

禮完視聽言動無非禮卽喜怒哀樂之節中卽所謂動容周旋中禮約禮卽復禮諸家註約處更詳之

唐虞及夏周盛時皆以用人致治然商尤重不說用人只說求人曰聿求元聖曰敷求哲人旁求俊乂人惟求舊後世求賢之名實自此始商賢聖之君六七作至于紂亾時尺地一民不失舊物所謂九有之師肇域四海者蓋六百年夏周不及遠甚豈無自哉後世用人取之甚狹待之甚輕犬馬草芥

異于商矣

增性命亦下能不減此時安敢與唐處至

開闢至今惟天不增不減土有增有減山有減無增水有增無減土山水皆地也統言之地亦不增不減然其形體亦改變矣其于人也形體有減無增嗜慾有增無減惟天命之性不增不減

人知有用之際運在

先師王祀萬世其功德所由來遠矣唐虞之際七聖

其子而不

一堂惟契爲司徒掌教人之事典謨中絕無契語

其山來遠

言惟舜命契敬敷五教在寬孟子曰舜使契教民

方師十五百年而君

以人倫五教之名始見於此契蓋道德純粹博叙

吾國所關
繫者殆無

劉氏下九

師與傳說

七爲一微

五典性行和平足爲世師者故其後世子孫千餘
年間聖賢八九作成湯始言性字高宗始言學字
曰誠曰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曰鬼神曰知曰行
曰愛親敬長曰作善作惡曰好問曰改過皆商君
臣始發之及其亾也箕子又以洪範授武王蓋自
契至先師千五百年凡先師所以教人爲學者皆
商先世相傳之旨也契以是教人開基受姓先師
亦以是教人垂世作則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其所
由來遠矣

介甫作春秋永叔毀繫辭傳君實詆孟子兩程子改
古大學晦翁不用子夏詩序何也

鄧文案以讚

鄧以讚字汝德號定宇江西新建人丁卯舉於鄉辛未江陵主會試擢第一人廷試賜進士第三人官編修不妄交遊慎取子茹茶飲水嗚吟自若萬曆初江陵當國欲重用公公時有匡拂江陵弗喜遂請告會山陰王龍谿講學西湖公往叩龍谿問曰子何功對曰此體無止卽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否對曰惟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谿首肯之已江陵專甚群望公出山言或有入起公原官

所條對終不行復歸里有友人以用世進者公語之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嘗書屏凡曰吾學用功實基於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使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審書之微詩之綱皆是義也戊子臺省特疏起纂修不赴辛卯起官先已拜司成晉吏部侍郎乘大計人咸稱服于何署宗伯疏請建儲至再至三忽有三王並封之旨公抗疏力爭事遂寢尋以內艱感疾端坐而逝守臣以聞詔贈禮部尚書諡文潔

動靜說

楊貞復從事于學有年矣予方幸同官頓然請告予
就而問之見眉睫之間若不得其所止而幾求之
靜也鄧子曰不然夫學之爲心性也靜所以攝心
而非心也所以求性而非性也夫是物也在目爲
視在耳爲聽在手足爲行持安往而不存焉惡在
其必靜也故古之聖賢於惻隱而驗其端於知能

備至靜近
禪固偏避

靜而諱言
靜在偏皆
非深於學
者

而觀其良要以直參其體而已然則動乎口不然
予固前言之矣安往而不存也善乎古之人曰動
靜者時也夫有時而不在于非體也有時不可用非
功也故夫可以動不可以靜與可以靜而不可以
動其病一也子勉乎哉予不敢謂良醫亦嘗折肱
焉決不相誑

原心論

論心者皆曰須識其本體余謂心之本體在順其初
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而

明其初是
心之正也

天地之心見焉矧人心哉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
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曰如將
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杯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
義與是皆欲率其本真而不涉於矯拂順其初之
謂也初者萬慮俱忘之時也突然感之卒然應之
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
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已並出其間繼與
並皆非初也故親吾愛也謂當愛而加之意則否
尊吾敬也謂當敬而加之意則否守死是也爭死

未是專財非也散財亦非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何也徇外之心爲人之心也所謂繼與並者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條然而往條然而來見其前而不見其後知其一而不知其兩如此而已矣此則所謂初者也顧人亦莫之察也有物於此使辨其色必青青而黃黃也白白而黑黑也又使其權量之亦必輕輕而重重也長長而短短也此亦所謂初之自然者也而世人忽之以爲是俗心藉令賣於三家之市卽其色與權

誠意正心
之木

要知心與
天無二

量而上下其直則其論能與前不異哉非其論故
異之心寔昧焉夫知向也明今也昧則言之語黑
身之動止毫渺之間倏忽之際皆必有初有並與
繼者存矣雖然有借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者
則其初心亦未可爲是也予又有疑者焉夫心者
天之所以與我何以與之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
何以異之胡爲而能喜胡爲而能怒其思也於何
而起其寂也於何而歛人皆曰莫爲而爲莫致而
致夫天地之運日夜不息豈誠無以至張是也

語錄

言了然
或有問體用者曰體用原不相離如手能持必能持
然後爲手足能行必能行然後成得足以至視聽
言動皆然煩而不惡乃所以爲簡也垢而不厭乃
所以爲淨也

居家處事有不慳意處只求本體常真有一毫求人
知意思就不是只以至誠相處

吾人耳目口鼻雖是箇人中間還有個生意貫洽於
其間仁乃人之生意有此生意人纔成得如心不

在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則不成矣故曰成已
仁也智如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夫子知曾子平
日真積力久故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此乃決辭曾子直應之曰唯畧無疑難至子貢之
穎悟於道恐不能無疑夫子曰賜也女以予云試
以疑辭子貢曰然非與所答果是疑辭後乃決之
倘以語子貢者語曾子則失了曾子以語曾子者
語子貢是不識子貢故曰成物知也

亦足以發發字註中日用動靜語默之間皆足以發

向文淵可
歷歷及門
士

易

明夫子之道此句甚汝輩須細思之直到亦是
以發地位方纔與汝說

假年學易聖人非是只將易書去學天地間皆易卽
所見天風木葉鳥聲無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卽
落一爻過非是有差失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倚着
卽是過處此功夫甚難吉凶悔吝生夫動者也吾
人到得知過也是好處

學問只在向內不論朝市山林皆須正己物正不然
徒陪奉世情愈周家愈散漫到頭終不得力故孔

子有古今人己之辨

身功名白
不離道德

富貴功名是兩事不要看輕功名今世皆富貴之士
少功名之士如宋韓范諸公方稱功名

聖人過化存神如非禮之色在前存此心不動被非
禮之色自然覺得化了非禮之聲亦然此就是幾
化存神

形色天性也天性原在形色之內不在形色之外如
眼能視耳能聽手能動足能行這是甚麼就有個
天性在聖人之踐形全得這個視聽言動以禮自

然聲爲律身爲度耳成個耳目成個目手足成個
手足賢知者知有天性而不知其在形色之內是
知天而不知人愚不肖者徒知有形色而不知有
天性是知人而不知天踐形辟于面蓋于背施于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所以謂之踐形

行之不掩必不可以爲實悟托辭于狂而以行爲第
二義者大誤人者也見之不透必不可以爲實踐
借言於躬行君子而以悟爲第二義者大自誤者
也

文藻發跡修廟天下人讀其文後神廟時官司成
天下知爲理學士暨子老年報諸儒考江右人亦
極推重之學術醇謹無可間然

薛思菴敬之

敬之字顯思號思菴渭南人生有異狀長大雄偉鬚
髯修美左膊一黑文字深人膚裏生五歲愛讀書十
一解屬文賦詩言動必則古昔鄉間稱之曰薛道學
爲文說理而華每爲督學所賞鑑應試省闈至十二
次不售成化丙戌以積廩貢入太學人接其言論咸
爲嘆服一時與陳白沙並稱由是名動京師聞父母
相繼歿徒跣奔葬時大雪盈尺日行泥濘中不知避
後遂病足每冬月輒發母嗜韭母歿終身不食韭丙

午謁還山西應州知州公首勸民耕稼紡績當東作
循察田野民艱于耕種者資以牛種民貧負租及不
能婚葬者皆助之買特畜數十給之貧民令孽息爲
養又務積蔬粟不三四歲粟至四萬餘石乾蔬數萬
餘斤常備饑饉應民免于死亡其既窳而復歸者三
百餘家皆與衣食補葺其屋廬與處山是屬邑間風
復者沛然又立義塚以瘞流民之死于道者弘治戊
申秋南山有虎患爲文祭之旬日間虎死于祭已酉
春蕭家寨北平地有暴水湧出一暴幾至沉陷公亦

爲文祭告水卽下洩弊如雷鳴民免于溺他德政異
政多此類詳守谿王公謨碑記中公尤雅重學政數
至學舍切切爲言孔孟之旨由是應人士始知身心
性命之學秦課第一弘治丙辰陞金華府同知東南
學者如陳聰輩數十人皆擢衣門牆居二年致仕撰
金華鄉賢祠志若干卷正德戊辰卒年七十又四公
嗜道若怡老而彌篤好與人講遇人問無人省解不
卽爲說道人或不樂聽說亦不置又好靜坐思索凡
有所得如橫渠法卽以劄記所著有思菴野錄道學

基統洙泗言學錄爾雅使音田疇百咏集歸來藥及
演作定心性說諸書其言多有補于名教云其卒也
呂文簡公誌其墓

語錄

五經四書今之學者問着口便能道只是去做釣名
利底竿子着了竟不知道爲何事

心乘氣以管捫萬物而自爲氣之主猶天地乘氣以
生養萬物而亦自爲氣之主

一身皆是氣惟心無氣隨氣而爲浮沉出入者是心

也人皆是氣氣中靈底便是心故朱子曰心者氣之精爽

心本是箇虛靈明透底物事所以都照管得到一有私欲便却昏蔽了連本體亦自昧塞如何能照管得物

學者始學切須要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王得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着力進裏面去

千古聖賢非是天生底只是明得此心分曉

小德川流是已發之中時中之中也大德敦化是未
發之中大木之中也時而蓋背非有物註點然不
知道者不足以語之

天地間凡有盛衰強弱者皆氣也而理無盛衰強弱
之異先儒謂至誠貫金石則理足以馭氣矣

賦于萬物生生不已則曰天命化育流行各以其時
一則曰天道冲漠無朕化育自然則曰天理生物不
已各有其德則曰天德曰命曰道曰理曰德名雖
不同本諸一太極也

心便是個官人性便是個印信情便是那文書命便是那文書上說得事物文書或寫得好及說得利害緊慢便喚做才這一弄事物不是氣怎麼做的便喚作氣故心性情命才氣本同一套的事更何異朱子曰一套來說的甚好

聖賢千言萬語須體貼向自己身心上方覺有味若不如此只是做一場話說

看周程之書便能疏通心槩了脫滓垢自然令人會省牽轉活動處

德無個大小且指一物始根便是大德發生條達于枝萬柯都是那根上出來便是小德

接事多自能令氣觸動心敬則不能爲之累否則鮮不爲之蔽

心之存則海水之不波不存則沙苑之揚漢

仁只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仁觀諸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個正當底心外無餘事

太極圖明此性之全體西銘狀此性之大用

夫子說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雖本易而言
便是標貼出箇心之體用來程子因而就說個體
用一源顯微無間包括這兩句

立言不本諸道自令人厭老莊荀列之徒是地
從政不本諸心不爲孫吳必爲巾幗其于民何補
有朋自遠方來與天下歸仁之旨同

道學與天地相爲盛衰天地述也道學理也

活潑潑地只是活動指鳶魚也便見得理氣說得面
前活動如孟子躍如如顏子卓爾模樣

天地無萬物非天地也人心無萬事非人心也天地無物而自不能不物物人心無事而自不能不事

而今天下只是一箇名利關在札了難住多少俊才可勝嘆哉氣化然也

理氣不可見卽于堦前雀躍觀之便是誠之不可掩如斯夫氣象

氣化人事不可岐而二之須相參而究之然後可以知天道消息世道隆替

道德之學師天地也氣象自與功名富貴之習殊別人無妄心便自神明可質中庸曰尚不愧于屋漏只是慎微至密

理無氣何所附氣無理何所依獨理不成獨氣不就然理與氣二之則不是

因天地而定乾坤因卑高而位貴賤因動靜而斷剛柔因方類物群而生吉凶因天象地形而見變化此聖人原易之張本以示人故曰易與天地準

某看太極圖雖說理亦不曾離了氣先儒解太極之

字最好謂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曰象數未形一句說了理形器已具一句却是說了氣恁看理氣何曾斷隔了

雨暘燠寒風之有無見得天無心處風雷變化氣使然也天本無心以人爲心聖人本有心以天處心其未至于聖人者可不盡希天之學乎何謂希天之學曰自微始

凡所作爲動心只是操存之心未篤篤則心定外物不能奪雖有所爲亦不能動昔程子過漢江誠敬

自如是其驗也

在天之風霜雨露者陰陽之質在地之草木水石者
剛柔之質在人之父子君臣者仁義之質陰陽一
剛柔也剛柔一仁義也

陰陽氣也離那質不得剛柔質也離那氣不得仁義
性也離那氣質不得未有無氣之質未有無質之
氣亦未有無氣質之性

偶于園中觀小兒摘杏實覺得一本萬殊道理或問
曰何謂也曰當時種得只是一本如今結了百千

萬箇不亦殊乎一本萬殊萬殊一本有甚時了期
就見得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氣象出來

古來大臣用智莫過伯禹觀治水一事只把一江一
河便分天割地闢乾軸坤最甚停當至今泯沒不
得萬世之智也

堯舜之世以德相尚故無識緯術數之可言漢唐以
下偽學日滋故有識緯術數之事

四書最要于五經五經只是各就一事上發揮四書
凡五經之道無不具載如言未發已發處便是先

天後天易存焉如言事君使臣處便是君臣告戒
書存焉如言存心養性處便是調理性情詩存焉
如言好惡枉直處便是褒貶善惡春秋存焉如言
立禮成樂處便是品節和樂禮樂存焉學者終身
用之有餘

周易明理以象春秋因事以索理

大學專言學而成德處少中庸專言道而成德處多
古人之論處家有曰義有曰忍蓋忍字無涯淡義字
有正救渾然獨用忍不得獨用義亦不得上下名

分不得不用義出入日用不得不用忍義與忍相
濟而後處家之道備矣

程子進劄于要數上坐講以養人主崇儒重道心其
亦進君德而退嬖倖也如唐虞君臣進納相拜有
何不可顧鄙之反以爲山中野人不知朝政縱使
坐講不爲人臣乎

正學一事乃天開地闢凡聖賢出世來之正脈人生
而不知不幸莫大焉

正學者格物窮理之學也不高厚不幽明不動植不

鬼神不古今不窮達不物我不精粗一以貫之者
當時孔子在魯得三千之子優游涵咏終日只是調
護箇德性好几問政問仁問士問禮與行不過令
氣噴不令走作只是欲貼得活水出來所以只與
顏子告箇活水要約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章乃得孔子不
傳之秘孔子默而識之孟子白得之謂也

夜氣與浩然之氣不同彼以全體言此以生息言但
浩然章至于氣牛山章至于性學者互相考之則

有以知性氣之不相離也

著筮者伏羲之易也卦爻者文王周公之易也繫傳者孔子之易也傳者程子之易也卦不生于著而生于河然河圖者作易之源筮著者學易之教伏羲只是在天地萬物上模範出箇位次以體言也到文王時開口便把天地萬物撥剔出生意以用言也

孔子教人千言萬語只是欲開豁人底氣質何嘗有一言談天論地欺人高遠真萬古聖人之德音

茂叔命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然樂非可
尋尋之一字謂非見道脫洒分明實有如何道得
山

天高地下萬物流行分明簡禮樂自然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天地之禮樂也卑高以陳貴賤
位矣人之禮樂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萬物之禮
樂也學者要識得儘見識不窮若不識得則一物
亦推將不去

舊聞其人未見其語壬子之春始得其寶錄病中
讀之可以療疾亦可謂深造自得之士也今書

明代開基功德度越漢唐宋三君故其儒術亦不
敢多讓五季之聚東非也余收入宗傳者已得五
十餘人續收者尚有其人嗣為
續錄以後後之私丁考異焉